

尖叫
文库
第1辑

姥姥说的 那只鬼

恐惧感，
就像一条水蛭钻进了血管里，
却不知道它在哪里……

马圆子 著

姥姥说的 那只鬼

尖文
库叫
第1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姥姥说的那只鬼 / 马圈子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8

(尖叫文库)

ISBN 978-7-214-07618-2

I. ①姥…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3955号

书 名	姥姥说的那只鬼
著 者	马圈子
责任编辑	刘 焱
特约编辑	施玉环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618-2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L
A
O
L
A
O
S
H
U
O
D
E
N
A
Z
H
I
G
U
I

	楔子	001
第一章	白水妖河	005
第二章	秦皇预言	015
第三章	千年先祖	029
第四章	死亡竹简	043
第五章	送葬黄泉	059
第六章	远赴日本	069
第七章	身世之谜	083
第八章	喷水白人	097
第九章	哑巴广春	113

第十章	断头异术	129
第十一章	南山惊魂	145
第十二章	晒尸悬崖	157
第十三章	长生传说	167
第十四章	诡异孩童	183
第十五章	铜镜鬼影	197
第十六章	疯子二舅	209
第十七章	初探皇陵	221
第十八章	谁才是鬼	231
	尾声	247

CONTENTS

独自走在漆黑的山谷里，脊背泛起的恐惧感，就像一条水蛭钻进了血管里，却不知道它在哪里一样，让人汗毛倒竖。

在最不该乱想的时候，李贤却想起了姥姥。

姥姥是被鬼吓死的。

她是八十五岁那年的一个“鸡上墙螃蟹上路”的夏日，孝子贤孙正给她叩首祝寿的当日去的。姥姥端坐在黑红的镂花榻椅上刚说完“我阳寿尽了”，就突然拧了麻花。于是大舅德茂撤掉了东刘庄的响器班，换成了西刘庄的，喜乐变成了丧乐。

姥姥三十五岁守寡。那一年，一个起了旋风的傍晚，姥爷倒在了她怀里，鼻口歪斜，惊恐得眼珠子都要凸蹦出来，死前说了两个字：有鬼！没过一袋烟的工夫便蹬腿西去了。几十年以后姥姥说，其实那天她也看见了那只鬼，白面长舌，站起来不过狗一般大小。

姥姥死得很恐怖，先是供桌上的三根蜡烛灭了，接着麻花状的姥姥如弹簧般站了起来，平伸双臂就朝着一身孝服的疯子二舅德广去了。二舅满院子跑，姥姥紧追，跑累了，二舅倚在院子里当年姥爷亲手栽的老槐树下喘粗气，姥姥一双手臂就平平地刺了过去，二舅低头避开，姥姥的十根手指就嵌进了坚硬的树干里，拔不出来，她就在那里颠颠地跳。

众人慌作一团，大舅只好去请人来做法事。主持法事的是拐子庄最年长的荣禄老爷子，他一口就把狗血朱砂喷了过去，但还是不应事。看到一旁惊恐不已的二舅妈，老爷子想了想，对姥姥说，老太太你快上路吧，你生前，二儿子媳妇对你不好，她会遭报应的。姥姥一听这话，身子瘫软下来挂在了树上。可她的手指还嵌在树干里，怎么拔也拔

不出，索性就把手砍断，大舅妈做了十根纸手指接上下葬。

白天刚下过一场密雨，雨过但天未晴，墨染般的云挽纱一样飘浮在拐子庄的上空，经久不散。至夜里，便因而出奇的黑。李贤很惧怕黑夜，他一直认为，黑夜黑了人的眼睛，却点亮了一切见不得人的勾当。姥姥也曾经说，大鬼小鬼们会在夜里从坟里爬出来，找寻吃食，或者呆坐在坟前迷住某个它生前忘不了的人。所以，李贤夜里从来不敢单独出门。

今天他是实在没办法，他必须从狭长的拐子沟步行到沟外他寄住的姥姥家。狗日的队长，要不是陪你喝猫尿，我能这么晚回家吗。但愿那只鬼今晚找你喝两盅。李贤愤怒地骂着他们考古队的队长蔡猛。

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摸黑拐过几道梁，前面就是姥姥说的那个鬼地。李贤心里发毛不敢走了。那个鬼地据说埋着李贤姥爷家的先人、孤女和冤死的人，有两千多年了。近几年在月黑风高的夜里，时常有哭声从鬼地传出，庄里找了几个巫师捉鬼，鬼没捉到，巫师却神秘地相继死去。

山风起了，松柏刺耳地怪叫起来，李贤的心立刻就蹦到了嗓子眼儿。他突然想起了姥姥曾经讲过话：“每个人肩膀上都有两盏避鬼灯，但是不能回头，回头就会灭，只要灯不灭，鬼怪便不能近身。”想到此，他心里宽慰了许多，壮着胆子前行，走累了，刚要坐在路边歇歇脚，就感到身后有阴森森的怪笑。李贤猛回头，却什么也没有，只有无边的黑夜。

李贤猛地打了个冷战，回头了，肩膀上的灯灭了！他不禁吓得发狂，拔起腿发疯似的跑。他目光不敢斜视，一路跌跌撞撞，不知跑了多久，看见前方出现了豆大的摇曳灯火，心中暗喜，急急地向灯光处跑去。

这是个两间茅草房，泥墙草顶，门虚掩着。李贤喊了几声，没人应答，他便自己推门走了进去。灶房残破，似乎经年也没有生火。走进里屋，他在昏黄的灯晕里看到一对母子，母亲正袒露着双乳给孩子喂奶。蓝褂黑裤，裤子宽肥，裤脚还有布带扎着，双腿便活脱像两个臃肿的黑灯笼。见李贤进来，女人神情呆板麻木地抬头看了一眼李贤，又缓缓地低头，继续喂怀里同样呆滞的小孩儿。

李贤心生疑虑，但还是说：“大嫂，能不能给碗水喝。”他其实并不渴，只是想喝水压惊。女人漠然地带孩子赤脚下炕进了外屋。不一会儿，传来窸窸窣窣的抱柴火声。

理了理因为惊恐而被汗湿透的头发，李贤在炕上坐下，长长地出了口气，心总算落了地。环顾四周，屋里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有一个硕大的黑蜘蛛低垂在一根线上爬上爬下。斑驳的墙皮挂在墙上，露出参差的泥坯里的山石，墙角堆着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骨

骼，上边有残留的黑色的腐肉，苍蝇围着嗡嗡地叫。里屋和外屋只有一墙之隔，在中间的墙壁上一个通透的灯龛，里面有个葫芦状的老式细瓷油灯，灯体泛着黑亮的光。

看到黑瓷灯，李贤不免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盏灯怎么和姥姥的灯一模一样！他赶紧上前取下来想仔细观看，一侧头就看到了外屋。

那女人正要刷坍塌灶台上的一口漏了底的大锅，锅底满是黄色的锈迹，有几只蚰蚰在爬。女人怔怔地看着蚰蚰，凝视片刻，枯干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舌头竟突然爆长一尺多长，灵巧地用舌尖勾起蚰蚰又极快地送进嘴里，咂巴得津津有味儿。舔光蚰蚰后，她又伸出长舌缓慢地舔起了锅底。男孩正用一个无底的水瓢舀水，从水缸处走到锅前，水洒光漏尽，他却乐此不疲。

李贤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已经炸了起来，他不知道怎么摸到门口的，出了门，惨叫一声，亡命而逃。一边逃一边回头看，依稀看到那女人抱着小男孩儿一直站在门口飘忽的光晕里，呆呆地望着他，好像在痴痴地笑。

李贤在空寂无人的山谷里玩命似的跑，慌不择路，脚下突然一空，竟然一下子跌进了河里，再也没了知觉。



睁开眼的时候，李贤已经躺在了姥姥家那个三进院的老宅里。他是被早起进山去疯嚎的二舅发现的，被发现时，他浑身湿透，躺在干河里。

“醒了，醒了，天啊，娃啊，你可醒了。”李贤的老娘满眼血丝，拎起衣角不停地抹眼泪，憋了三天的她终于哭出了声。

握着老娘的手，李贤有气无力地说：“娘，拐子河的水真大，拐子沟有鬼！”

他的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让他们想起了那个藏僧，想着藏僧又看看李贤，屋里的人额头都冒出了密密的汗珠，脸上都现出了惊恐的神色。人群里有人开始哆嗦起来，连一向沉稳的德茂也呆呆地拿着烟袋不再出声。

“这看来都是真的了，藏僧说得没错……”二舅妈面如死灰，手扶着墙，几欲摔倒，说起话来脸就像萝卜般白长。

“闭上你的臭嘴，不怕风闪了你的舌头啊！”德茂咆哮起来。李贤大惊，在他的印象里，大舅除了胆小、贪财、信鬼外，一向是很温良的，今天这样的举动，他从没见过。

“大舅，你？”李贤挪了挪身子，半躺着迷惑地看着大舅。

李贤娘忙抢过话题。“娃啊，出啥事儿了？你别怕，有妈在呢，你可别吓妈，拐子沟怎么会有鬼呢？”李贤的老娘带着哭腔说。

“是啊，那条河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有过水，怎么就突然起了水呢？而且起了水又没了……再说，那片鬼地只有几座孤坟，哪有什么房子啊，怪！”大舅一边斜嘴叼着烟枪，一边捋着头发，稀疏的头发虽然极熨帖地从左脑门儿倒伏到右脑门儿，无论怎么捋还是遮不住光白的秃顶。

“我也从不记得那条河起过水，德茂啊，看来你家能通灵呢。不过别怕，我家老二就要从美国回来了，哈哈。”村长说着，脸上带着高兴的神色。

拐子庄的村长是天生的好色兼财迷，以贩卖山货为生，也算是拐子庄的首富，他用蛇油膏讨好女人换取选票，两年前硬生生把前任村长德茂拉下马，从此和德茂结了怨隙。因为蛇油膏，村里人送他外号“油膏村长”。

德茂知道他在幸灾乐祸，就看着地上趴着的守山犬说：“快把狗撵走，省得乱咬人。”

村长知道德茂在骂他，并不气恼，哼唱着《十八摸》走了。

“这肯定是他姥姥显灵保佑娃呢。我得去给她老人家烧香去。”大舅妈啐了一口村长，神色凝重地拨开人群走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李贤他娘忙到李贤姥姥的遗物里找那盏黑瓷灯，果然不见了踪影。她急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个盛满水的杯子，杯子里戳上几根筷子，嘴里念念有词：“如果你是孤魂野鬼你就站住，我明天给你烧纸钱去。”

筷子散落开，她重新把筷子戳起来，又说：“老娘啊，要是你想李贤了，你就说一声。我带着他到你坟前看你去，别半夜里出来，会吓着孩子的。”说完，筷子竟站住了。

她深信是李贤的姥姥显了灵。磕了头，站起来，用木棍照着筷子拦腰一打，一声脆响，筷子便七零八落地掉在了地上。按照拐子庄的旧俗，打落筷子，也就是驱走了附体的“鬼”。

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满屋子的人一阵惊恐，进来的却是李贤的二舅德广，五十多岁，和德茂一样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姥姥死后他就进了拐子山的亡人谷，和藏僧住了四十九天，回来后就疯了。

“拐子河起水，定要闹鬼；消灾避祸，请我掌嘴。”二舅说完就往里冲，伸手便要打李贤。

二舅妈手快，拿起桌子上的水就泼了过去，骂道：“别上这里丢人现眼了！”拉起二舅就走。

“唉，看来霉运来了，怕是要破财了。”大舅无奈地摇摇头。众人又七嘴八舌地谈论了一会儿闹鬼的事，便各自带着恐慌回家。

一连十几天，拐子庄都沉浸在对鬼的惊惧中，有相信的，有不信的，但不管怎样，天一擦黑，各自早早熄灯，家家闭户，如临大敌。所有人都念盼着荣昌早日到来。

夏日的天气就是变幻莫测，刚刚还是天空如镜，转眼间，泼墨一样的浓云便从西天荡开来，那是很奇怪的云，先是圆形，接着五角形，最后是太极图形，不偏不倚地在李贤姥姥家的上空停定，李贤在屋里感到头顶似有万千甲兵，战马齐喑，忙跑出屋抬头

看，但看到的却是狗一样的东西在上空撒着尿。

望着天空，他陷入沉思。这些日子，他一直准备毕业后的第一篇实习报告，但是撞鬼的事情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是打死也不相信有鬼的。除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外，还因为他妹妹的死。

他的家在拐子庄的西南，三年前一年之内，亲人接连死了三个，他记得那个藏僧曾经神秘地到过他家，第二天，老娘就决定搬到姥姥家住。他有个妹妹，是那年春天野菜刚长新芽的时候上山采野菜出的事。

本来上山去的时候是和奶奶两个人，傍晚却只有妹妹一个人回来了，乖巧的妹妹小嘴青紫，说了一句“白团团的鬼啊”就昏死了。村里人认为撞了鬼，请来了巫师布法驱鬼，妹妹四十九天后死亡。医生说是受惊吓引起的失血性休克，如果早送医院不会死。爷爷拿着猎枪进了山，在一个洞穴里看到了一只白熊，正吃奶奶的大腿。爷爷把白熊捉回家，吊起来，从足部放血，白熊的血流了七天，七天后白熊死了，爷爷也死了，临死前立下遗训：子孙后代决不能信鬼！

没有任何眉目，李贤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走在偌大的古宅里，像身处千年古刹。姥姥家祖上是个大宅院，听说祖上官居三品大员，别的没有留下，只留下了这个深宅大院。滚槽瓦当的朱漆门楼，左右硕大汉白玉狮子，虽然一个狮子头已经没有了，然而依然可以彰显出曾经的鼎盛。院子呈长方形，南北是配房，正房分三进三出，个个雕梁画栋，外面是客厅和卧室，中间是祭祀房，最里层曾经是花园。

他小时候是在这里长大的，对院子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这个柴门紧闭的花园一任寒来暑往，花开花谢，李贤从小到大都没有进去过半步。姥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那是块脏地，任何人到死都不能进去。姥爷死后他想进去，姥姥拦住了他，告诉他死去的姥爷看着它呢，那里有鬼，不能进。

在柴门前逡巡了很久，满腹疑问的李贤想到拐子沟的黑夜惊魂，看看锈蚀斑斑的花园高墙，忍不住了。他走到花园院围墙的前门，门是桃木门，锁头很大，已经锈蚀得失了模样，看四下无人，他走过去试图打开锁头，但无论怎么打就是打不开。越是打不开越是对草茂花繁的院子产生浓浓的好奇心，他蹲下身子从门缝往里窥探。

只一眼李贤就后悔了，头发也随之都竖了起来。在房子前廊的石阶上坐着个脑袋奇大穿着红肚兜的小孩儿，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台阶下的空地上是密密麻麻的虫鼠，最前面是数不清的磕头虫，中间是千百只蟑螂，最后面是潮水一样的老鼠，小男孩手里棍子朝左，动物们便规整地向左走，向右便又右走，棍子向上，所有的虫鼠便齐齐地跳起来。李贤“啊”的一声喊叫，小孩缓缓地转过头来，却分明是姥姥的脸！

李贤吓得魂飞魄散，不觉胸中有东西上涌，张开嘴，血“呼”地喷了出来。

1990年7月13日，是秦始皇下葬整整2100年的日子，作为秦王的一干系遗民，拐子庄的村民们举行了例行的祭祀活动。夜里，巳时，始皇下葬的时辰，当劳累一天的人们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先是一声惊天的巨响，随后海啸般的洪波声由远及近传来，闷响撼动了拐子庄方圆几十里的田地山峦，天上一颗巨大的流星划落，耀眼的白光把拐子庄辉映成一张惨白的纸，干涸的拐子河起水了！

第二天拂晓，拐子河还笼罩在白白的水雾中，河两岸却早已挤满了人，谩骂声、吆喝声响成一片。人们既是为看这千百年的奇观，也是应那个古老的传说，喝拐子河的水，可以驱鬼辟邪，如果谁恰好赶上天地交合的时分喝了河里的水，便会有奇异的事出现。

德茂挤在人群里浑身湿漉漉地四处张望找着外甥李贤，大舅妈喘着粗气从人缝中挤进去，从德茂手里抢过瓶子一通猛喝。“好了，好了，也就是我稀罕你，鬼看不上你的，你也该撑死了。李贤呢，怎么不见来？”德茂问。

“这孩子不来，说自己打死不信鬼哩。”大舅妈说着，还不停地喝水。

“唉，这孩子，就是不听劝，他没听说‘不问苍天问鬼神’吗，唉！”德茂长长地叹口气。他膝下无子，李贤早年丧父，他极其疼爱这个固执得像牛一样的外甥。

百岁老人荣禄挤进来，舀了瓢水，想喝，但是手不停地抖，洒得满身都是。凹脸孙子倒是手脚麻利，托起老爷子下巴，也不分嘴还是鼻子就给灌了进去。老爷子呛了水，呆呆地看着满溢河槽的白色黏稠激流，咳嗽着自言自语：“老天爷变脸了，一定要出事啊，拐子庄是不会再安生了，这是天数啊。”说着晃晃悠悠的，就要摔倒，德茂赶紧把瘦得像个纸人似的老爷子扶定。

“老爷子啊，你是活化石了，你说说这是哪路神仙发怒了？”德茂虔诚地问，村里所有人都尊重老爷子，他也不例外。

老爷子狠狠看了德茂一眼，说：“那还用说，鸡上墙，蛇上路都会地震，何况这怪水，这是恶水啊。晚上我看了推背图，这应该是千年一遇的灾难。”

德茂不做声了，也想起了藏僧的话。

“祖上一代代传下来，唐朝时候涨过一次水，拐子庄莫名其妙地先死了大牲口，随后人陆续地死，人死得很怪，起先是出现了一个‘死亡竹筒’上有名的人隔十二天就死一个哩。”

正说着，突然人群骚动起来，各个玩命似的往高处跑。德茂往河面张望，看到从拐子沟的北坡上或绿或黑或红的蛇像急驰的冷箭一样射向河体，冲进河里便翻身露白，软塌塌地死掉被河水刷走。他大惊，拉着大舅妈连滚带爬地也往高坡上爬。

站在高坡上远看，拐子河顺着经年干涸的河槽蜿蜒向东南远去，已经呈拐子的形状把拐子庄半包围了，三百多户的庄落在通体透白状若蟒蛇的河流缠绕下显得那么破

败。从高坡北望，拐子沟两侧的连绵山脊恰若凸起的巨嘴吐着升腾着白沫的拐子河。常年积雪的拐子峰冰冷入云，惨白便如白无常的帽子一样与山峰、山谷、拐子河连为一体。

人群骚动着，猜想着，恐惧像极猛的瘟疫一样在各个人心里蔓延。

“不要慌，谁都不要慌，听我说。”带着瓮声瓮气的喇叭声响了起来，德茂随人群观望，是村长荣祥，穿着那身经典的衣着、解放胶鞋，披着皱巴巴的西服，戴着茶色的水晶玻璃镜罩去了他尖瘦的半张脸。

荣祥爬到高处一块大石头上，单手叉腰，对着喇叭喊：“我代表村委会来维持秩序，不管怎么说，大小我也算个领导，今天听我的是给我面子，不听我的，半夜鬼会找你谈话哩。我知道怎么回事儿。”

人群静下来，只有奔流的河水声震天价地咆哮着。

“我看了，今天村子的人几乎都到齐了，来的人都要把水喝了，回去时别忘了给家人舀些回去。我已经和派出所联系了，派出所的人拉泡尿的工夫就会到。谁也不要怕，现在是白天，白天鬼怎么会出来呢。”荣祥扶了扶大眼镜，看见狗子爹在他脚下正张着大嘴怔怔地盯着他，“还看着干什么，记着给你的驴也带回些水去，也会死大牲口的。”

“忘不了呢，驴没了我搂着谁睡觉啊，总不能把你的白屁股媳妇借我搂，是吧！”二狗子爹说。人群哄笑起来，气氛渐渐缓和。

但是德茂没有笑，因为自己娘死的时候说的鬼地离他的距离也就几百米远，心里就暗暗想起老娘说过的那只鬼，白面长身，身子比狗还短，一时便迷离起来。“孩儿他爹，咱们可得多加小心，莫不是外甥和妹妹给招来的哟！”

“老娘们家知道什么，闭上你的破酱缸嘴，再这样说外甥，我休了你。”德茂骂，一下子才想起李贤娘，这个自己唯一的妹妹，又赶紧四处张望找了起来。

“别找了，她来这里半路又回去了，说回去赶紧画些符咒贴上，以免鬼进宅。”大舅妈说。

德茂放心了，蹲在高坡上向下看水，水莫名地起了漩涡，在河中央旋出个黑洞洞的洞，德茂揉了揉眼睛，分明看到在黑洞的深处，一个穿着蓝衫灯笼裤的女人抱着个小男孩正呆呆地朝着他笑，和外甥李贤说的别无二致，莫非是水鬼？德茂不禁倒吸口凉气，瘫软在土坡上。

大舅妈没有看到这一幕，却看到德茂的汗顺着络腮胡子水一样地流下来，赶紧去劝慰：“别怕啊，派出所的人就要来了。”

话音刚落，警笛声由远而近地传来。村长荣祥像狗看到了骨头一样，赶紧从石头上跳下跑了过去。警车停定，矮胖的所长挺着大肚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怎么样，没出事吧，出事了你我可都得兜着走啊。”所长问村长。

“没有，没有，你坐镇拐子庄能出什么事，鬼也怕你裤腰上别的王八盒子啊。”荣祥忙不迭地说，又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给所长递上去一支香烟，自己掏出土烟卷上。

所长沿着河床来回走了几趟，除了水是白色的，河槽两岸的水草上挂满了扭成卷的蛇，没看出别的什么异样，便取了样，上车要走。

“盒子枪装裤裆，打得小鸟啾啾。”二舅拿着树枝从人群里蹦了出来对着所长喊。所长奔过去飞起一脚便把二舅踹在地上，正要扭打，却听到极入耳的母子说笑声，笑声针刺一样刺向每个人的耳膜。

“谁在笑，不准笑，我在执行公务，谁再妖言惑众别怪我枪走火。”所长耀武扬威地喊，虎视着众人。人们噤了声，彼此相视，却并没有谁在笑，但笑声依旧，极其尖细的声音不绝于耳，所有人不禁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有的人甚至掏自己的裤兜找这诡异的说笑声。

不知笑声从哪里来，缓和的人群突又紧张起来，纷纷侧耳倾听。说笑声很细微却实实在在地压过流水声，极远的，又是极近的，以强大的张力刺得人心痒痒的。德茂猛地回头向老母说的鬼地望去，便看到两个白影从那片鬼地几下子就蹦跳着到了半山坡。

“快看，山坡！”德茂大喊。

众人纷纷侧头观望，两个白影一大一小正在梯田间跳跃，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若隐若现，像是一对母子在嬉戏。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哭爹喊娘地四散逃窜。

所长抢过荣祥手里的喇叭，大声喊：“不要乱，有我在呢，相信科学，别出声，再出声就是妨碍公务。”

人群歇停下来，蜷在土坡后面偷视着山坡上的两团白影。所长取出枪，朝天空连开三枪。说笑声没了，梯田上的鬼影却倏忽间无限拉长，无声地卷云般膨化开来，在拐子庄的上空出现了两个无比巨大的母子鬼头朝众人压过来，在一瞬间遮天蔽日。

众人再也沉不住，玩命似的往山口逃奔。所长竟突然从臃肿的身体里迸发出警员的灵活，警车飞也似的冲向山口，后面扬起长长的尘土，随后是发了疯奔跑的人群。

老爷子荣禄螳螂一样边走边说：“拐子庄没有宁日了，恶水啊，恶水！”

德茂甩开粗短的两条腿一路狂奔，到了家门口扶着狮子头喘着气，看见黑漆大门上贴着的黄纸驱鬼咒和斜插在门缝里翠绿的桃枝，心里定了定。他敲打门环，妹妹德翠脸色蜡黄地从门缝里伸出头，看见是德茂，把门打开又飞快地关严。

“哥，不好了，李贤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连耗子洞都找过了啊。”李贤的老娘德翠惊慌地说。

德茂一边搓脚上的泥巴，一边用手捂着胸脯说：“先把这个喝了，喝完再说。”伸手

把一瓶子白色的拐子河水递给妹妹。

大门响了，德茂听出是老婆，赶紧去开门。

“你这个没良心的，用到你的时候比驴跑得还快。平日里却又比驴还懒。”大舅妈生德茂的气，嗔怪他没有等自己。

“嫂子，你没事吧。”德翠说着把嫂子扶坐在槐树下的凸肚子石礅子上。

“别说了，你说怎么就出现这样的事呢。幸亏我跑得快，脚打后脑勺的，要不可惨了。”大舅妈说着不停地擦冷汗。

又是激烈的敲门声，德茂开门，是二舅和二舅妈回来了，各个神情如呆死般难看。门外满街筒子都是神色慌张的人。

德茂关好大门，随着他们三个走进客厅，迎面便看见自己过世的母亲的遗像，母亲似乎诡异地笑了一下，德茂不禁打了个冷战，突然想起来什么，拔腿就往后院跑，穿过祭祀房，跑过狭长的青石甬道，看见外甥李贤昏死在后院的大门前。

德茂急身上前，立刻又弹腿后跳有一丈开外，跌坐在杂草丛中。他看见外甥李贤扭着身子匍匐在台阶上，睁着眼睛，表情痛苦但露着笑，笑容硬在脸上，在他两只手上，两条翠皮褐斑的蛇竟然像绳子一样盘成脸盆那么大。

德茂平生最怕蛇，大呼小叫地喊着弟弟。二舅德广趋身向前，一手拎着一只蛇的尾巴顺势猛抡，停下，平举着手，两只蛇便头朝下地成了两条顺滑的香肠。大舅赶紧背起李贤跌跌撞撞地步入前厅。

德翠看见儿子这般模样急得嚎啕大哭。二舅妈一边挽着袖子一边往老槐树走，蹬着梯子上树采槐树叶，看见隔壁狗子爹在厕所里露出乱糟糟的头发，便喊：“狗子爹，把你的宝贝赶紧拿过来，李贤可能鬼上身了。”

狗子爹便提着裤子走到屋檐下取下个长长的东西。采好槐树叶取来姥姥生前留下来的铜盆，二舅妈麻利地把叶子浸在水里等着狗子爹。

“不用着急，有它就没事了。”狗子爹阔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风干的驴鞭。浸泡在水里，一会儿工夫便润涨得粗硬而奇长，通体红透。大舅掰开李贤紧咬的牙关，二舅妈取了个瓷碗倒了满满一碗就给灌了进去。

“没事了，有我的宝贝驱阴补阳会很快好起来的。”狗子爹说。话音刚落，李贤果真长长地喘了口气醒了过来。几个人围坐在八仙桌边，李贤娘又把院子里的白公鸡捉来绑在了桌子腿上避邪。

“外甥，你是不是去了后院？”大舅怒气冲冲地责问。

“是，我就是想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李贤并不惧怕大舅的责难。

“你是不要命了，连我这把年纪都没进去过，你胆大包天啊。”大舅说。

“我只是想搞明白闹鬼的事儿，我觉得和后院有关，我是为了大家好。要不大舅你去搞明白好了。”李贤表现出了固执，顶撞着大舅。

“你！”德茂气得拳头砸在自己的腿上。

李贤昂着头出去了，站在门口想了想便走进狗子家。狗子是他的发小，没念一天书，大字不识几个，双方父母做主，十六岁的时候就把一个麻子脸的女人娶到家按到了土炕上，第二天就成了老爷们。李贤这次重回拐子庄已经三天了，要是以前，狗子早就应该过来看他了，但不知为什么狗子迟迟没有露面。

看见李贤进来，狗子并不答话，依然忙着给驴添草料。狗子的表现出乎李贤的意料，但转念想想，或许是因为此时两个人境况差距较大，狗子不想和他过多交往，他知道狗子是个胆大心细之人，自尊心极强。李贤赶紧赔不是说：“狗子，早应该来看你，怕你忙，不便打扰你。”

狗子绷着脸说：“少废话，有什么事说，别娘们儿唧唧的，还和我来这套！”

看狗子还是这种性格，知道他还把自己当成哥们，李贤心中大喜，在拐子庄或许只有他能帮助自己解开谜团。李贤拉着狗子的手：“我是想问……”

“你不就是想问死亡竹简的事儿吗？”

“怎么真有个那么邪性的死亡竹简？”

狗子点点头，脸色暗淡下来，指着面前的驴说：“跟驴一样真实。”

这是李贤第一次从拐子庄人嘴里听到确切有死亡竹简的消息，心里不免惊异不已。冥冥中感到他和那个死亡竹简有着天定的某种必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拐子庄人不想对他说的，似乎是在保护他，也似乎是在躲避他。

“你信有鬼吗？”狗子突然问。

“我打死也不信，就像不信你能生孩子一样，我妹妹的事你是知道的。”

“可是好像你必须得信，只有你信了，拐子庄人才能得救。”

“这怎么可能呢，我总不能指鹿为马吧。”

“好了，我不说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问问你娘去，她应该知道。如果你需要我帮助，我是很乐意的，我想最后送你一程。”狗子眼里似乎含着泪。

“什么，你送我一程？你是说我要死了？”

“是，唉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狗子连连摆手，走进屋子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隐隐传出他的哭声来。

李贤只好往回走，边走边摇头，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但是自从他在上海上了大学后，就对农村有了新的认识，土地长出来的是真实，但也生长着愚昧和麻木。有鬼？太好笑了。